

诞生

THE NEW

杨绍斌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诞生

THE NEW

杨绍斌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2247.57

323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诞生 / 杨绍斌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8

ISBN 978-7-5063-7972-4

I. ①诞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7898号

诞 生

作 者: 杨绍斌

责任编辑: 徐 乐

封面插画: 祁 媛

装帧设计: 白 昱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175 千

印 张: 15.75

版 次: 2015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972-4

定 价: 3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献给我的父亲，愿他的灵魂安息。

序：潮湿是一种让人忧伤的温度

麦 家

自父亲去世后，我已经四年没有写新书了。父亲的死，似乎是给了我沉重打击，不想写东西，没劲，精神涣散，只能读读书。去年重读了黑塞的《玻璃球游戏》，却是一年都没读完。一年不读完也不厌烦，一直放在床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读，但总是有时候在读。网上有位叫李沐来的人说：读此书方知人的灵魂状态不是一句空话，但何时才能清晰地感到灵魂？痛苦。人唯有在痛苦时才见得到自己的灵魂，越是痛苦越是清晰。父亲死后，我确实感到了灵魂的存在，感到一具没有血肉的人，是如何有血有肉地陪伴我，音容笑貌，酸甜苦辣，一应俱全，活龙活现。

我曾经是不要父亲的，三十岁以前几乎总是躲着父亲，因为每次相处总是不愉快，互相谩骂攻击，用尽恶毒之词，气极了，恨不得他早点死。四十岁以后，父亲和我都变了，或许首先是父亲变了，他老了，身子骨越来越小，衣服越来越大，目光越来越空洞，什么都看得惯了：或许是看够了，倦了，不想看了。后来是想看也看不了了，疾病把他钉在床上，变成一个废物，像婴儿，大小便都不能自理。有一天我坐在父亲床前对他说：你要坚强起来，争取多活几年。他说：要坚强的是你，还要活半辈子。

读《诞生》时，老是冒出父亲的这句话。这是一部把成长的痛苦从内部照亮的书，从少年出发，从乡村出发，从心出发，拜师，交友，读书，择业，谈情，说爱，怀着理想，揣着梦想，追逐爱，被人爱，努力着，成长着，步步为营，却是步步心惊，畏惧，反抗，挣扎，厌弃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身体流泪，心里流血，他人眼里的成功，自己心里的失败……成长真痛苦，更痛苦的是，“你的”痛苦从来没有沉睡，没有被屏蔽：它像黑暗，总是被黎明照亮；像地下的种子，总是被季节拔出地面；像一笔秘密的存款，总是被一个人独占。

或许，在一般人眼里，从世俗和功利的角度评审，“你”算得上是一个幸福的“农二代”，参加高考榜上有名，毕业当上记者（一度被人誉为“无冕之王”的职业）；作为男人，时时处处有靓女爱，甚至有人愿意在婚礼前为他献身；作为精神，诗歌、小说、电影、旅行，他样样在行，能说能做，才干出众，精神高贵又忙碌，生活被填得满满的，一点不空虚。我敢断言，他在乡下的父母一定为他们有这么一个儿子感到惬意，他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也改变了整个家族在周遭人眼里的色彩。可在作者眼里，这个人是那么孤独、苦闷、矛盾、作孽，一边心急火燎地把人骗出舞会收获了初吻，一边又在自责怎么这么随便地把初吻献给了一个陌路人；一边对父亲顶礼膜拜，一边又在没必要地欺骗他；一边结交着不少意气相投的朋友，一边又宁愿对一朵雪花倾诉衷肠；一边天真烂漫，一边老于世故；一边豪情万丈，一边消极悲观；一边连死的决心都有，一边又受不了同事的一个白眼。总之，这个人对自己一往情深，却又总在让自己受刑；他是自己的情人，又是敌人；他瞄准了自己，一定要把自己逼到墙角，历尽沧桑，伤痕累累，泪迹斑斑，然后对着天地大声控诉：我为什么是如此优秀，我又为什么是如此苦难；生活是如此令人绝望，人们却都兴高采烈地活着；

只有苦的活着，才是真的活着……

这几乎是一个俗朽的写作主题，从《在路上》到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到《挪威的森林》到《所罗门之歌》到《你好，忧愁》，这个族群庞大无边，鱼龙混杂。写这么一本小说是伤心的，也是危险的，因为这个种族有不良的遗传基因，愤怒，忧郁，小资，矫情，是渗透到它基因里的毛病。小说天生是叙事艺术、大众艺术，这个族群却偏好以个人为圆心，过于倚重情。这样做小说是断臂求生，在梅花桩上比武，在螺蛳壳里做道场，玩不转可能什么都不是。《诞生》偏向虎山行，甚至变本加厉，不惜采用第二人称——这是个叙事死角！如此决绝，疯狂似的，真让人捏把汗。

我不承认自己孤陋寡闻，但我确实想不起哪部长篇是用第二人称完成的，也许沃克的《紫色》算一部吧。《紫色》太单纯，我不喜欢。《诞生》开始的时候也是单纯的，青涩，自恋，虚张声势，一股文艺腔，眼看着就要流于矫情，逃不出家族阴影的笼罩。但后来几个女人上场了，社会出来了，人生况味浓了，“你”开始在疼痛中挣扎：以逃离的方式挣扎，既不愤怒，也不悲情，而是以一种向失败者致敬的古典精神，坚决捍卫心的尊严，只让身体去流离失所，心一直住在家里。于是，“你”从内部被照亮了，我看到一颗细腻、敏感、偏执、潮湿的心。如果说细腻、敏感、偏执，是在它同族小说中常见的，那么潮湿是鲜见的，至少我没见过。

博尔赫斯于一九六〇年加入了保守党，理由是：它无疑是唯一不会煽起狂热的政党。我喜欢《诞生》，理由也差不多：它的湿度盖过了热度。这路小说本来是很容易狂热、狂躁的。煽情也是一种狂热。而潮湿，是一种让人忧伤的温度，我就在忧伤中和父亲相会了。

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

目 录

- 001 序：潮湿是一种让人忧伤的温度 / 麦家
- 001 卷一 / 前史
- 083 卷二 / 那年
- 181 卷三 / 此城
- 234 稿边笔记：酒吧夜谈

「卷一」
前史

第一章

说来可笑，二十岁那年的秋天，你才第一次吻了一个女孩，并且是一个你都不知道她名字的女孩。

你是在大学里的舞会上遇到她的，就在地理系教学楼的某间教室里。那么小的一间教室里，大约有七八十号人在跳舞，真的是拥挤不堪。你和她被挤到了靠窗的一角，像是很无辜。她长相平平，身穿一件卡其布的翻领短风衣，也没搽口红，唯有那双眼睛里似乎有某种熠然的光，在与你的目光偶尔相撞时，有些闪烁。你们有过几句简短的交谈。她说自己是化学系的，但你并没有在意，因为，这也许是她信口编造的。你压根儿就不打算问她的名字。在这样的舞会上，人们习惯于匿名，或者使用化名。除非她愿意自报家门，否则，倘若你贸然地问一位舞伴的名字，你就是土老帽儿。跳舞时，她的身子僵直，像是很紧张，兴许是头一回被一个陌生的男生邀请吧。你也不说话，只是随着舞曲的节拍来回移动脚步，心里期待着触碰她身体的感觉，尽管那中间还隔着好多层衣衫。虽说从出生至今你也并非对女性的身体毫不知情，但你一直都没有真正体验过一个陌生女孩的身体。在这方面，你毫无经验。

灯光很暗。后来，有人干脆就把灯给熄了，只是在讲台上象征性地点上了两支蜡烛。对此，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：跳“贴面舞”的时间到了。你学着像身边的人们一样，尽力地将她搂到怀中。慢慢地，你感觉她的身子变得柔软了。她的脸颊发烫。难道她的情况也和你一样？你还听见她在叹息着。

教室里的空气混浊不堪，她说想去外面透透气，你就默默地随着她挤出人群，下了楼。穿过教学楼前的那条林荫小道，翻过一道低矮的栅栏，你们就走进了图书馆前的那片大草坪上。整个一路上，你们都没有说话，只有她偶尔发出的轻轻的叹息声。

已经是深秋了，草坪上覆盖着的落叶变得十分松脆，脚踩上去时嚓嚓作响。偌大的草坪上，一对对的情侣躲在树丛的暗影里搂抱着，悄声说着话。没有月光，也看不到星星。一片昏暗中，你和她在草坪上跌跌撞撞地走着，仿佛在梦境里漫游，给你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。在一棵似乎还残留着那种甜腻的香气的桂花树下，你试图拥抱她，但被她动作灵巧地挣脱了。

离寝室熄灯的时刻很近了，你觉得自己必须做什么了，就拉住她的手，在草地上坐下来，然后不由分说地扳过她的肩，开始吻她。——“女人不是可以通过交谈得到的。对待女人必须行动，行动！”你想起高年级的一位学长曾经这么教导你们。这话听着有几分耳熟，是拿破仑·波拿巴说的吗？

一开始，她摇晃着脑袋抗拒着，但很快地，她就变得配合了。她开始主动地吻你，用舌头寻找着你。你的牙齿碰到了她的牙齿，发出了轻微的撞击声。这时，有几滴雨点落在了你脸上，开始下雨了。于是，你们匆匆忙忙地分了手。

以后的好多天里，你反复想到这件事，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深夜草坪上的那一幕，内心里对自己那种草率而仓促的行为深感

羞愧。你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初吻留给将来的那个“爱人”而羞愧吗？那么，人群之中，你又如何辨识出属于你的爱人呢？是不是就像人们所说的，当你的爱人出现在你面前时，你的心灵会得到召唤？但是，你又怎样来区分什么是心灵的召唤，而什么仅仅是身体的一时冲动呢？

你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，在家乡的那个小镇上，你也曾喜欢过几个女同学，甚至还跟其中的一位有过通信关系。那个名叫李娜、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橘子花香的女孩，是你高中二年级的同班同学，在某一个返校的星期天的傍晚，她趁着教室里暂时没有旁人，将一封信塞到你手上。你肯定是被这个女孩羞涩外表之下的某种勇气给震住了，好长时间都回不过神来。直到教室里空无一人，你才敢把信打开来。跟你猜想的一样，这是一封求爱信，尽管信中所用的不过是一些寻常而普通的字眼。你心里多少应该也是喜欢她的，否则的话，你就不会给她回信，并且与她断断续续地保持了近二年的通信关系。直到你念完大一的那个暑假，你才明确地与她终止了那种似有似无的恋人关系。在那个中学校园里，你们没有机会单独相处，只是秘密地通信往来。有的时候，你也想过要冒一次险，约她去校园北门外那片河边的芦苇地里见见面，但那种念头往往是转瞬即逝，以至你怀疑自己究竟是否喜欢她。在你参加高考体检的那天，因为要在县城过一夜，你和家住县城的她终于有机会单独约会了。那天晚饭后，你佯装下楼散步，悄悄地走出旅馆。她穿了一件鹅黄色的短袖衬衣，配了一条短短的裙子，站在旅馆对过的街边，远远地就被你看到了。你们生怕被同学撞见，一前一后地走在灯影斑驳的人行道上，中间隔着十来步的距离。直到拐进一个巷口，你们才肩并肩地走到一起。小巷的尽头就是铁路，这真像一个明白无误的喻示：小巷就是你下

定决心要离开的这个小地方的家乡，而铁路将把你带向你所向往的远方的城市；没有考上大学的她，是否就要永远地被你留在身后的这个地方呢？你们走上铺着钢轨的路基，沿着路基向前方走。这还是你们第一次真正的约会，但是，似乎没有更多的话题可以支撑你们的时间，除了说说这个或者那个同学的事。也许，事实上是因为你保留着自己的内心，把持着自己的情感。你想永久地离开这个生你养你的小小的家乡，飞得远远的，摆脱所有的那些让你感觉不堪的人和事。既然如此的话，你何必还要让自己的情感停留在此地呢？也就是说，在这种情形下，你又何必敞开心扉，向她吐露你真实的想法呢？因为，如果你那么做的话，除了给她带去伤害之外，还能有什么结果呢？

在那个炎热的夏夜，她的手臂有意无意地蹭到了你的手，让你感受到一个女孩子的肌肤是那种丝绸般的细腻和光滑，让你感受到来自身体深处的那种如潮汹涌的冲动。但是，自始至终，你都控制住自己的欲念，并且以一种斯文的、甚至像是符合礼仪的方式一直陪她散步回家。多年以后，你都能想起自己在感情上的那种吝啬，那种精明的、老于世故的算计，从而对自己产生一种厌恶感。

现在，在深感羞愧的同时，当你想到那个化学系的女生，想到那种牙齿相撞的低级技艺，你心里知道：从今往后，假如你在校园里再一次碰见她，你决计不会认她；哪怕她对你充满了柔情，哪怕她哭喊着像一个迷途的孩子似的向你扑来，你也会冷冷地将她推开身去，绝对铁石心肠。

那就像你不打算原谅自己一样，你也不可能原谅她了。

那么，你打算献身于她的那个“她”在哪儿呢？此时此刻，

她是否也在为同样的问题烦恼不已，就连自己的父母也不打算理睬（起码是暂时不打算理睬身边所有的人们）？在她凝视着镜子里那双满是泪水的眼睛时，是否在模糊的幽暗深处看见了眉头紧锁的你？是否要过很多年以后，你才会遇见她？而她的眼睛依旧明亮，就像夏日夜空的星星，明亮的光彩里含着平静的笑意，仿佛什么都不曾经历过，就连昨晚的噩梦也被神明的手掌抹去，了无痕迹；又仿佛观世音的眼，可以将所有的苦痛悉数收尽。当你们最终相遇之时，你是否会欣慰地痛哭流泪，以洗刷心中的委屈和耻辱？

是的，耻辱。那种火辣辣的烧心似的感觉，你已经领教过了。就在半年前，你发现自己喜欢上了比你低一年级的朱莉亚。你们同在中文系学生自发组织的一个文学社，经常在一起聚会。她来自海边的一个城市，文笔很好，刚进校不久便被你招收进了文学社，成为你们中的一员。每个月的月末，你们都会在学生会活动室里举行一次文学聚会，朗读作品，进行讨论。她总是坐在前排，但神情警觉，不苟言笑。偶尔轮到她发言，也只是简短的几句话，但往往又是语含机锋，有时还颇能切中要害。

事实上，她显得过于矜持了，跟她的年龄不太相称。但是，不知不觉间，她让你有些着迷了。尤其是她偶尔一笑时嘴角就会有点上翘的那种样子，总是让你的心怦然一动。

你喜欢看到她微笑的样子。总体上，你对她是那种模糊含混的喜欢，说不出什么道理来，也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。但是，你又知道自己喜欢见到她，哪怕是在路上的一次偶遇。每天晚上，当你躺下身去准备睡觉时，你也会想到她，并且希望自己能在梦里见到她。

你到底喜欢上了她的哪些部分呢？她的笑容？她谈吐中的机

锋？还是她那种机警的性格？如果你给她写信，约她出来，那么，你想和她说些什么呢？说你心中的迷茫和无助？说你远离家人、独自成长的不适？还是与她卿卿我我，在昏暗的树丛里玩儿一点令人刺激的情侣们的小游戏呢？

对于后者，你凭直觉判断她不会是那种随便的女孩，她不可能跟你胡来，更不会任人摆布。至于前者，你更没有把握。你无法指望一个入学不久的女孩能够在精神上与你有所共鸣，更不可能在你诉说心中的痛苦时给你抚慰，就像一个饱经沧桑但依旧善良的母性。她不过是一个刚出中学校门的女孩，表面温和，但内心骄傲，轻易无法驯服。更何况，你也不打算做一个牧马人。

有的时候，你相信自己已经无法在同龄的女孩中找到自己需要的那一位了。你可能需要一个更像母亲的女人，就像托马斯·沃尔夫遇到的那位艾琳娜·伯恩斯坦夫人，她比他大了整整十七岁。对，一个成熟的女人，在思想上、身体上都洋溢着母性的女人，那将是你的文学之母。借助于她的宽容，得益于她的庇护，你终将写出鸿篇巨制，成为一名受人敬仰的作家。

但是，这样的女人，她们在哪儿呢？

一个周末的晚上，你们早早地就结束了文学社的聚会活动。然后，有人提议去外面散步。已经走掉了一大半人，房间里还剩下五六个男生和三四个女生，朱莉亚就在其中。你将目光投向她，发现她也在看着你，但在目光遭遇的刹那间，她的目光躲闪着，脸上有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情。

你突然地变得有些担忧，生怕她会离开。那么，这一个让人倍感寂寞的周末之夜，你又将是在闷闷不乐中度过。

“一起走吧。”你走上前去，向别着脸的她发出邀请。

“你在跟谁说话呀？”她抬头瞥了你一眼，语气中带着她惯有

的那种锋芒。

她身边的几个女生一齐将目光投向你，眼神里满是那种询问的味道，顿时让你觉得尴尬万分。

“大家一块儿去吧。”你语气生硬地说了这么一句，尽力回避着那些齐刷刷地向你投来的目光。

“好啊，我们都一起去吧。”这时，其中的一个女生替你解了围。

你们一伙人三三两两地走出学生活动室。路过那间很晚才打烊的小卖部时，有人买了啤酒和花生米。就这样，你们一边走，一边就喝开了。

后来的那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在操场上，朱莉亚提出要跟你赛跑，大家围在旁边兴高采烈地起哄。她可是中文系女生的短跑冠军啊！难道她是在嘲弄你貌似瘦弱的体格，还是在考验你是否有足够的勇气？借着酒意，你同意了。在黑乎乎的操场上，借着远处宿舍楼传来的灯光，勉强才能看清跑道上划着的白线。你憋着一股劲，发狠似的追赶着她那个在黑夜里愈加显得娇小的身影，风声灌满了耳朵。快到终点时，你总算超过了她。

就在你将要超过她的那一瞬间，你真想一把抱住她。但是，你只是那么想了一想，那种念头只是一闪而过。难道是你没有勇气？

你内心里默默地承受着那种煎熬。按通常的话说，你不过是单相思的一方，并且你也很难确定自己喜欢朱莉亚究竟到了何种程度。更主要的还在于，你似乎没有从她那里得到任何回应。有时候，在聚会上，你能感觉到她在偷偷地观察你。偶尔几次目光的相遇，她也有不躲闪的时候，反而是毫不回避地盯着你。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？